

宝宝战怪兽

□达拉崩吧

我分娩是老公陪着的,我们都在等待孩子出生后第一张全家福。

宝宝出生的那一刻,还没听到哭声,助产士第一句话就来了:“你在哪里产检的?”“就在你这。”老公直接回答。过了一会儿,宝宝哭声才传过来。我一直问宝宝怎么了?老公最后握着我的手说:“挺好的,只是右手少了两根手指,剩下的三根手指有两个并在一起,手掌也小一些。”为了防止我大出血,医护人员一直要我冷静。这个时候宝宝被带出去了,后来我才知道她出生就呼吸衰竭,病危抢救,上呼吸机。

我爸后来告诉我,我老公出去后在墙角痛哭。

月子里我等着宝宝回家,也一直在做心理建设。两周后宝宝回来,我摸着她的右手,告诉她“妈妈好爱你”。可是噩梦并没有结束。出生42天的时候带她去体检,发现肌张力高,追视追听异常。医生让去康复科,我也正式进入产后抑郁。我疯了似的带着她看医生。3个月、4个月,最后一次康复科的报告出来,医生说这个孩子有90%的可能性脑瘫。我的天真的塌了。

我不停地查资料,又到处打听,最后决定离开医院的康复科,去专业的康复机构试试。很幸运遇到宝宝后来的康复师。每

天宝宝在机构治疗1个小时,回来我自己按照学来的步骤,再做2个小时。康复师在帮助宝宝的同时,也在治愈我。到了4个半月龄时,宝宝第一次笑出声;再过1个月,宝宝第一次自主翻身。我也终于可以回到工作岗位,走出了抑郁的状态。9个月,宝宝从康复机构毕业。我带她去上海,找了专业的医生评估,结论是:她是一个很棒的孩子。我当众放声大哭。

11个半月,我带着宝宝去做了并指手术。现在宝宝快一岁了,右手还没有拆包。我们全家都在等着拆包后给她补过一周岁生日。

我们经常带她出门,也会遇到小孩子在公共场合大声喊:“她的手怎么这样?”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不能避免,所以更要和宝宝一起积极面对。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。

我妈妈也问过我:“如果产检知道她手畸形,你要她吗?”

“要!”

“那就不要想那么多,爱她就好。”

嗯,我最亲爱的宝宝,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、有只怪兽正好也从妈妈嘴里钻进去了。你为了保护妈妈,跟怪兽打架,受伤了。你是个勇敢的宝宝。爸爸妈妈爱你!



亲的爹

□橘绯

大概从我一年级起,我爸爸喝醉了酒,就会对我透露关于我身世的秘密。

他一般醉眼惺忪、一脸愁苦地低声说:“其实,你是我捡来的孩子。”

他说:“那一年,我经过老家的一座石桥。上游漂下来一个竹筐,里面是用小棉被包着的一个小婴儿,听声音还哭得特别惨。我走下去捞起来,看到小棉被上放了一张纸条,写着:‘好心人,求求你收留我的女儿。’”

我当时就听得要哭,特别是我爸爸说

出纸条上的字的时候,台词功力太好了。

但是我还是不太信的。

于是我爸指着厨房的大竹筐说:“这个就是当年把你捡回来的筐。”

这个筐,在我们家一直是拿来给母鸡下蛋或者孵小鸡用的。

“你夏天睡觉盖的那条小被子,就是当年把你捡回来包着你的。”

“那我的生日你们怎么知道的呢?”我还是不甘心。

“纸条上写着呀。”我爸的眼神很坚定,也很悲悯。

我号啕大哭,眼泪让世界都变了形。但不知道为啥,我感觉我爸好像在笑。

从那以后特别害怕他喝酒。

我爸又喝醉了。不知道在哪里先酝酿

了情绪,又过来告诉我,关于我身世的秘密。

当他说我是竹筐里漂来的时,我提出了疑问:“竹筐很多空隙,放水里会沉的。”

他告诉我,其实我是用大木盆装着的。那个大木盆,是我们家洗衣服专用的,放3个小婴儿都没问题。

虽然这次我提出了疑问,也发现我爸爸叙述和表情上的漏洞,但我还是被他的演技成功吓到痛哭,然后他在那边哈哈大笑,我妈都不知道先劝哪一个。

讲述我凄惨身世的这个游戏,我爸玩了很久。只要喝高了,就会过来这么对我说一次。漏洞很多,细节改了又改,不变的主题就是“你是捡来的”。

那是我小学低年级的阴影之一。

你觉得我是害怕自己是捡来的吗?不是。我观察过很多细节,我肯定我是亲生的。

当年让我感觉恐惧的是我爸骗我的动机。编造这么拙劣的故事,让我觉得自己是捡来的,可能是对我的不认同,或者打算把我赶出去?而且这么傻的故事,为什么要一直给我说啊?我哭了你开心了?

俗话说:世道好轮回。这些年,我爸老了,喝醉了又总来找我,声泪俱下地嚎:“你是我亲生的啊,亲生的!”

长大

□李秀芹

我当了半辈子老师,“桃李”不少,如果说让我最牵挂的学生是谁,当然是大头。大头脑子聪明,老师一教便会,次次考试都考第一;数次在市和区里举行的数学竞赛中获奖,为学校和班级争得了荣誉。老师们都很喜欢他,我身为班主任和数学老师,经常在班里夸奖大头,“同学们都要向大头学习”成了我的口头禅。

我从一年级一直教到大头五年级,大头升入中学后,学习成绩依然拔尖儿,高考时不负众望考上了名牌院校,毕业后分配进了机关工作。刚参加工作时,大头每年还来我家拜年,后来他当上了局长,工作忙了,我也很少能见到他了。但他依然活跃在我的“话语”中,我的一届一届学生都知道大头是我教学生涯中的骄傲。

那年冬天,大头因受贿被判了三年。丈夫知道后,数落我:“看看你的得意门生,一直挂嘴上夸,现在看你还有啥?”

丈夫这观点代表了大多数数人。“啪啪”打脸呀。

思来想去,我给大头写了一封信,告诉他不能颓废,要好好改造,争取减刑,出来重新开始,好日子还在前方等待呢。我那封信寄出去后,很快就收到了大头的回信,他说收到我的信,非常激动,没想到老师还记得他,他说那封信在狱友中传阅,他们都羡慕他,出事后还有老师牵挂。

我继续写信鼓励他,我寄一封他回一封,师生信来来往。因大头在里面积极改造,提前半年获得自由。

那天大头来看望我,谈起过往经历,感慨万千。大头说决定去外面打工,换个新环境,以求重新开始。发现大头改造得不错,我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下了。

去年大头报名去防疫一线做了志愿者,而且还给武汉捐款捐物。他在微信上和我说,他知道,人这辈子,最重要的东西,不是钱,也不是地位,而是坦坦荡荡、平平安安做个好人。

今年本来约好过年见,结果春节前,大头和我视频,说他不过来过年了,公司号召大家就地过年,还给留守的员工发了过节红包和福利。

“五一”大头从外地回来休假,专程来了我家,说他在外打工这几年,虽然辛苦,但心里踏实,和我说这些,是让我放心,他不会再让我失望。

这句话戳中了我的泪点。在我眼里,教过的学生们都还是孩子,但大头这回真正长大了。

心情难好

□雨娃

和大姐去医院看病,医生说大姐内分泌有点儿失调,需要喝几副中药调一下,但吃药只是一方面,最重要的是保持良好的心情。

开完药后,我一查价格,每天一百多块,要连续吃三个月。大姐皱着眉头在前面走,我知道她从小没喝过中药,估计一看要喝这么多就怵头了,便安慰道:“没事的,喝药时你闭上眼睛,一口气喝下去,喝完赶紧漱口再吃点白水果。我经常喝中药,现在都喝出白开水的感觉了。”

大姐瞥了我一眼说:“我不是怕中药苦,我是担心我没法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。”我建议大姐,每天多寻开心,尽量别想糟心事儿,这样就能保持愉悦了。大姐说:“你瞧瞧,每天早晚各喝一次,我一喝药就想起这药这么贵,三个月花费我1万元,能买不少新衣服呀,我心情能好吗?”

“凤凰”时代

□积雪草

小时候,我对自行车非常狂热,爱到忘乎所以的地步。我十三四岁的年纪时,父亲买了一辆崭新的“凤凰”牌自行车,那年月,自行车是稀罕物,特别是在农村,想买一辆自行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,除了需要钱之外,还需要“票”,紧俏商品一律凭票供应,有钱也买不到是常有的事。

父亲得到心爱之物,宝贝得不得了,每天下班回家,手里拿一块抹布,围着自行车左三圈右三圈,看看这儿,擦擦那儿,心情大好。我们几个熊孩子偶尔犯个小错,闯个小祸,他也懒得理,只笑眯眯地说:“不许调皮捣蛋,到边上玩去。”

父亲骑着崭新的“凤凰”上下班,偶尔也驮点粮食什么,方便得很。有人要借父亲的坐骑,父亲便会流露出为难的神色。借吧,怕人家把他的“凤凰”弄坏了;不借吧,又怕人家说他小气。

有一天放学后,瞅着父亲眼不见的工夫,我偷偷把他的新坐骑推了出去。那时候,我还会骑自行车,个子又小,根本够不着。我把自行车推到一个大坡上,只是两手扶着车把,脚踩着脚蹬,从大坡上往下“溜”。看上去很傻,危险系数又特别大,但却乐此不疲。因为年纪小,所以根本不知道害怕,风驰电掣中,被一块石头路了一下,结果一下子摔倒了。自行车摔出去很远,而我自己更是摔得嘴啃泥。一骨碌爬起来,哪里顾得了疼痛?我拍拍身上的泥土,飞奔着跑过去,看看自行车摔坏了没有。

虽然只是车头磕歪,我可吓坏了。自行车是家里的大件,是父亲的宝贝,现在回家就不是挨训罚站这么简单的事了。我像战场上下来的残兵败将,磨蹭到天黑才跑回家,想趁父亲不备,蒙混过关。

想不到父亲没睡,黑着脸站在院子中间吼:“谁让你把自行车推出去的?你胆子越来越大了……”我默不作声。万没想到父亲接下来又说:“如果有下次,肯定不会轻易饶过你。”我连连点头,保证再也不敢有下次了。

第二天早晨,我早早起床,没有吃早饭,就匆匆忙忙去上学了。不是我有多勤奋,只是期望趁父亲还没有发现他的“凤凰”被损坏之前,溜之大吉,否则可能真要挨上几下。

上中学以后,家离学校远,我名正言顺地骑上了自行车。那时整个的经济情况已经好了起来,于是我也有了一辆崭新的“凤凰”,只是比父亲那辆略小些。骑着单车,上坡、下坡,从家到学校、从学校到家,车轮滚滚,一路风景、一路磨炼、一路成长。我的青春岁月、美好年华,在自行车上呼啸而过。

记得有一年,我和同学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去看日出,那可可能是我们这些农村少年最浪漫的行动了。清晨,天还没亮,同学们聚集在一起,摸黑开始行动。队伍很长,有十几个人,一路纵队,沿着公路骑行。正是春天,早晨空气清新甘冽,鸟儿的叫声婉转悠扬,一派诗情画意,骑着自行车,仿佛人在画中行。穿行于乡间田野,穿行于花间乡陌,穿行于村野人家。红日跃出的时候,每个人都屏住呼吸,努力把最美的画面刻录在脑海之中。

转眼之间许多年过去了,出门时不再以自行车代步,我的“凤凰”也不再飞去哪里了。每每看见街头的“共享单车”,或者有骑行爱好者从身旁路过,总会想起我美好的单车岁月。